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

本书对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的体制瓶颈、
《中体西用》的战略模式、几代改革者的
素质与作为、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陈独秀等人的
军事改革思想等，都有精彩论述。

皮明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

皮明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皮明勇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5065 - 5578 - 4

I. 中… II. 皮… III. 军事改革—研究—中国—近代
IV. 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564 号

书 名: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

作 者: 皮明勇

责任编辑: 王世光

装帧设计: 高 霏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5.7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5578 - 4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自序

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也就是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历史。这是一部用血和泪铸就的历史,是一部写满屈辱和灾难的历史。这里有近代仁人志士令人感奋的改革激情,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认真反省的鲜活素材。面对这段历史,不由得我们不进行深深的沉思:

为什么中国具有悠久辉煌的古代军事文明,到了近代却长期落后挨打?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军事改革消极保守,特别是军事制度与军事文化观念的改革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为什么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旨在集权,其结果却恰恰导致了分权和分裂?

为什么在近代军事改革的过程中集团势力非常活跃?

为什么清政府在军事建设方面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超出了同一时期的日本,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却长期赶不上日本军队?

为什么中国人早就注意到军队建设必须走精兵的路子,可清末民初的中国军队却长期摆不脱一个“冗”字?

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军人不是处于社会底层,就是要凌驾于社会之上?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失误到底在哪里?

中国军事改革的正确之路又在何处?

当我于198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之后,这些问题便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是如此的沉重而又具有吸引力,以致让我深陷其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写成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受到了军队和地方同行的广泛关注。相关著作和论文多有征引,《南方周末》撰文大量摘引,凤凰卫视的马鼎盛先生还专门撰写书评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现在,我因工作性质变化虽不再专注

于历史研究,但随着对现实问题的更多体味,对历史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感悟。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史,而是在一个宏观思路导引下进行的一系列实证性专题研究,因而并不追求体系的完备。作者所希望的是“形散神不散”,将宏观的思路与微观的实证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各个侧面的实证性研究,真正触及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各种实质性问题,并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近代化”是一个外来词,是英语 Modernization 一词的汉译。但在西方,正如 Modern 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和现代双重含义一样,Modernization 也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西方人看来是同一个东西。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对之进行这种区分,但区分却并不意味着抹煞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应该说,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化是近代化的延伸曲线。明确了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明白了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进行研究的特殊价值。它无疑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时空之中为今天所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给予准确的定位,有利于我们看清未来之路!

本书在撰著、修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前辈、朋友的鼓励 and 关心,特别是张一文、刘庆、翁飞、程童一、李世琦、易晟、易巧平、申晓辰等诸位的鼎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目 录

自序	(1)
绪论:让历史昭示未来	(1)
(一)近代以来世界军事革命大潮中的中国军事变革	(2)
(二)军事革命一般特征和发展规律	(7)
(三)必由之路在于改革	(10)
(四)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启示	(13)
(五)关注近代中国,超越近代中国	(23)
一、“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理论模式	(27)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晚清军事改革的展开	(28)
(二)“中体西用”对洋务军事改革的制约	(33)
(三)“中体西用”内涵的演变与清末新军编练	(36)
(四)余论:两难的选择	(40)
二、改革群体:对晚清军事改革者的透视	(42)
(一)思想走多远,行动才可走多远	(43)
(二)改革既需体制之外的动力,又需体制之上的驾驭	(47)
(三)改革离不开爱国激情,更离不开利益驱动和文化 激励	(51)
三、军事制度: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治	(57)
(一)最重要的与最缺乏的	(57)
(二)从僵死的集权体制到混乱的分权体制	(59)
(三)“治法”的困境与“治人”的迷梦	(63)
(四)新军军制与战斗力	(68)
(五)跛足而行的军制改革及其严重后果	(71)

四、官兵素质:建构近代军事力量的基本要素	(76)
(一)官兵素质改造是军事近代化的基础	(76)
(二)观念的困惑:从魏源到李鸿章	(78)
(三)淮军与日军官兵素质之比较	(81)
(四)观念的演进与清末军事教育的发展	(86)
(五)新的问题与新的困惑	(89)
五、军人地位:军人的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军队建设	(92)
(一)晚清军人的法定收入情况	(92)
(二)晚清军人的非法定收入	(99)
(三)晚清军人的实际经济状况	(102)
(四)晚清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106)
(五)晚清军人经济问题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109)
(六)清军衰败与清廷军人经济政策的失当	(113)
六、军人安置:军事改革与社会大系统	(117)
(一)中国近代军人安置的一般情况	(117)
(二)近代军人安置的类型、宗旨、效果及影响	(122)
(三)制约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主要因素	(125)
七、集团政治:军事改革中的神秘力量	(129)
(一)湘、淮集团势力的发展条件	(129)
(二)湘淮集团的组织体制结构特征及其运作机制	(132)
(三)集团政治的排他性	(135)
(四)集团政治与集团意识	(138)
(五)初步的结论	(142)
八、从旧桂系看民初集团政治的演变	(145)
(一)旧桂系集团政治的主要特征	(145)
(二)与湘、淮集团政治的联系和区别	(152)
(三)余论:中国传统军事力量的控制机制问题	(154)
九、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与近代军事改革	(157)
(一)观察军事问题需要文化的视角	(157)
(二)中国传统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158)
(三)半个世纪未能解开的一个结	(163)

(四) 尚武主义思潮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冲击	(167)
十、科举兴衰与中国军事的演变	(171)
(一) 科举之兴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性格的形成	(171)
(二) 科举废止与传统文疆武界的破除	(175)
(三) 历史的代价	(179)
十一、《武经七书》与中国古典兵学理论体系	(182)
(一) 《武经七书》所包容的兵学理论体系	(182)
(二) 《武经七书》理论体系的孕育与形成	(184)
(三) 《武经七书》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与终结	(189)
十二、清代孙子学与中国古典兵学的历史命运	(193)
(一) 清代孙子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成就	(193)
(二) 制约清代孙子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201)
(三) 清代孙子学与中国传统兵学体系的终结	(206)
十三、清代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与军事技术发展的缓滞	(210)
(一)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武器装备的差距	(210)
(二) 导致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技术和工艺原因	(214)
(三) 清朝的军事科技管理制度与政策导向	(216)
十四、中国近代边疆危机与治边战略	(222)
(一) 古今之变局, 宇宙之危机	(222)
(二) 缺的是强边固防的新思路	(224)
(三) 痛失良机的边疆经济开发举措	(227)
(四) 事与愿违, 未解民族、宗教两大结	(232)
(五) 武力安边, 双倍沉重的话题	(236)
十五、中国近代国防形势与国防观念的发展	(242)
(一) 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	(242)
(二) 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	(243)
(三) 新的国防价值观	(245)
(四) 以力御力的国防原理论	(248)
十六、中国近代国防建设的四大主题及其嬗递	(251)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 国防建设科技主题的提出	(251)
(二) 兵战与商战并举: 国防建设经济主题的凸现	(253)

(三)军国民主义:国防建设中人的主题的推出	(254)
(四)全体性国防论:国防建设综合性主题的确立	(256)
十七、晚清“练军”:灰色的历史标本	(262)
(一)清廷设立练军的背景和宗旨	(262)
(二)混乱的练军制度	(266)
(三)各省练军之概况	(269)
(四)练军制度的根本缺陷及其历史教训	(272)
十八、晚清陆军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	(275)
(一)八旗绿营战术:墨守祖制成规	(275)
(二)湘军战术:传统战术的顶峰	(277)
(三)防军、练军战术:新旧并存的过渡体	(280)
(四)新军战术:全面模仿德国、日本	(286)
(五)余论:战术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制度的创新	(290)
十九、晚清中外海军实力比较	(292)
(一)历史的坐标	(292)
(二)吨位的比较	(294)
(三)航速、火力和装甲防护的比较	(295)
(四)正名之外的思考	(299)
二十、晚清海军管理与甲午海战	(301)
(一)管理落后是清军海战失败的深层原因	(301)
(二)甲午战前清海军管理的主要问题	(305)
(三)晚清海军管理落后的根源	(314)
二十一、海战理论与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失误	(320)
(一)甲午战前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	(320)
(二)甲午战前对西方海军战术理论的引进	(324)
(三)从海军学术状况看北洋海军作战指导中的问题	(328)
二十二、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	(335)
(一)对西方海权论的介绍和认识	(335)
(二)运用海权论探讨中国的海军问题	(339)
(三)第一次海权论引进的影响	(342)
二十三、曾国藩的战争观、建军和作战理论	(344)

(一)“义战”、“慎战”与“尽人谋以听天”的战争观·····	(344)
(二)改弦更张,以勇代兵的建军思想·····	(349)
(三)“自治以制敌”的治军思想·····	(353)
(四)稳慎渐图、主动致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355)
(五)旧时代的“大树”与新时代的“绊脚石”·····	(357)
二十四、李鸿章的军事改革思想·····	(361)
(一)军事改革的基本主张·····	(361)
(二)军事改革主张的主要缺陷·····	(364)
(三)历史决定了李鸿章·····	(368)
(四)李鸿章所给予时代的·····	(371)
二十五、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	(374)
(一)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374)
(二)积极、理智的军事价值观·····	(377)
(三)作为军事改革基本原则的“中体西用”·····	(380)
(四)军制改革的具体主张及其特点·····	(383)
(五)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时代价值·····	(386)
二十六、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军事文化观·····	(389)
(一)一面主张尚武,一面反对军国主义·····	(389)
(二)民主理念的引入与军事文化观念的突破·····	(393)
(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声音·····	(398)

绪论:让历史昭示未来

在很多情况下,一页历史胜过一部逻辑巨著。军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把握未来。人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革命和军事变革,导演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深藏于这种客观轨迹与主观努力之中的是军事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未来的军事改革来说,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认真地关注近代中国,彻底地超越近代中国。

军事改革、军事变革、军事革命^①,是当今军事学术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以至于让人有些感到滥而生厌。然而,当我们抛却浮嚣,沉下心来思考这些词汇背后隐藏的问题时,会真真切切地感悟到:这个问题极富挑战性!首先,军事改革、军事变革、军事革命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既意味着机遇,也潜伏着灾难,而且少数国家所获得的机遇,往往要给其他国家带来灾难。近代中国就因在军事改革中落伍而付出惨重代价,几代中华子民皆曾有过切肤之痛。其次,军事改革、军事变革、军事革命既是复杂的军事现象,又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现象,现实的头绪极为纷繁。历史学家说过:“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相”^②。对于军事改革、军事变

① 军事变革、军事革命以及军事转型、军事改革、军队改革等概念,目前被广泛混用,其实它们之间既紧密联系又存在微妙区别。依我个人理解,军事变革主要指军事的重大转折性创新发展,带有更多的客观性;军事革命可以认为是军事变革中最为剧烈深刻者,也可与军事变革划等号;军事转型与军事变革涵义比较接近,但更多地是专指当前部分国家的军事变革;军事改革指在国家层面对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军事力量体系和军队编制制度等进行改革,通过军事改革可以实现军事变革;军队改革则是军队层面或军队内部的改革活动,是军事改革的一部分。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革或军事革命,我们只有使用“历史的眼光”,把它们放在社会发展的长时段中进行观察,才能真正理解其实质,明白其价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避开未来军事建设中的暗礁险阻。历史可以昭示未来!

(一) 近代以来世界军事革命大潮中的中国军事变革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过六次军事革命^①,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世界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 16 至 17 世纪的欧洲:滑膛枪炮取代长矛刀剑,宣告了火器时代的到来;国家统一供给和指挥的雇佣兵大量出现,新的军事制度在孕生;重装骑兵迅速从战场上隐退,步兵成为新的主角,炮兵开始受人瞩目;古老的方阵失灵,新的线式战斗队形受到将军们的青睐;海军的接舷战也渐被抛弃,炮击成为决胜的主要手段。

当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之时,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从欧洲东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将西方的大炮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紫禁城里建起了造炮厂。中国的官绅们感受到这种“红夷大炮”的威力,不少人发出长嘘短叹。开明的徐光启、康熙皇帝等人更是心向往之,颇下了一番向洋人学习的功夫。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红夷大炮”以外的西方军事却很少关注,即使是对“红夷大炮”也仅有少数人在少数时间里注入了激情。这次军事革命与中国人可谓擦肩而过,只是那时西方的殖民“祸水”还刚刚流向东方,还未能淹没中国古老而高大的城池。

到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核心的这场军事革命,用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将封建雇佣军赶出了战争舞台,义务兵役制度逐步风行,“帝王的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②;枪托弯曲并带有准星的火枪和威力更大的火炮在战场上开始亮相;部队的编制趋于合成化,出现了由步骑炮诸兵种合成的“军”;就地征用与基地式保障相结合的新的补给方式,使部队

^① 对于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军事革命或军事变革,学界存在不同认识,关键在于取何种划分标准。本书不完全以军事技术形态划界,较早提出“近代以来六次说”,今仍沿旧说。

^② (英)利德尔·哈特《战争中的革命》。B. H. Liddell Hart: Revolution In Warfa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47, P. 38.

的机动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旧的“机动战略”让位于决战战略；呆板的线式战术让位于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在军事理论方面出现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战争艺术概论》和《战争论》影响深远。

对于中国来说，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是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乾隆皇帝正在为他的“十全武功”沾沾自喜，朝野上下的士大夫们也正津津乐道于八股文章和汉学考据，“天朝上国”再次与军事革命失之交臂。可这一次中国人已不再幸运，西方列强正是利用他们的军事革命的成果——坚船利炮——来征服中国。利玛窦、汤若望的后辈们与鸦片贩子们一起策划罪恶的鸦片战争，用船坚炮利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在两次军事革命中无所作为的沉重代价。

近代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生在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蒸汽舰船取代木制帆船；疏开的散兵线成为最基本的战斗队形，堑壕等野战工事被广泛采用；铁路运输用于军事，军队的战略机动力大为提高；有线电报、电话应运而生，部队的通讯联系明显改善；总参谋部成为军队最高统率机关，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以马汉“海权论”为代表的战略理论影响重大。而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也参与了第三次军事革命。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在晚清所从事的军事近代化事业，就是这次世界性军事革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具体说来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军事革命，他们所从事的军事近代化事业也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因而不具备军事革命的本质属性。中国人是这一次军事革命的落伍者，并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可以真正称之为军事革命的新军编练运动，可惜为时已晚，不但清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已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第四次军事革命浪潮已经兴起，并很快便将过去的一切淹没了，中华民族随之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世界近代第四次军事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特别是

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中心: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新兵器纷纷出现,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空军、防空军、化学兵、装甲兵等新的军种和兵种令人耳目一新;陆军编制规模空前加大,出现了集团军群(方面军)甚至是方面军群;全民动员、总体战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一些国家军队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0%甚至20%,部分国家的总兵力多达上千万。部队的机械化、摩托化成为新的时尚;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和“闪击战”等新的作战样式纷纷被创造出来;在海战中,利用航母编队进行海上决战、潜艇战和反潜战已是司空见惯;战场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从二维发展到三维。在军事理论方面,出现了空权论、装甲制胜论、“总体战”和“大战略”等著名学说。

当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浪潮袭来之时,中国人虽然在主观上对军事革命重要性的认识已远远超越其前辈,不少人呼吁要顺应军事革命的潮流,积极推行中国的军事改革,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情况下,中国的军事改革已很难跟着时代潮流做一种正规的前行运动,杂波和涡流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十分不寻常的道路,尽管中华民族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却没有在军事上实现对日本的真正超越。

近代以来的第五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它又被称为“核时代”的军事革命: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导弹核部队成为新的军种,核战争成为新的作战样式,战略核防御成为新的重要的防御形式,核条件下的常规力量体制编制和作战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核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

在这次军事革命中,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成为勇敢的“弄潮儿”,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改变。今天,虽然时隔40多年,它的巨大影响仍然广泛存在着。但由于经济科技的落后,中国军事变革没有出现健康持续发展,短暂局部的快速跃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于西方的现实。

近代以来的第六次军事革命,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军事变革,美国也称之为军事转型:它可以溯源到20世纪60年代,1991年海湾战争则是其全面展开的象征性标志。新军事变革主要通过发展和大量运用传感器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更好地捕

捉、传输、整理和分发信息,来提高对目标的识别和定位能力、远程兵器的精确打击能力,使各种武器装备更好地发挥战斗效能。也就是说,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信息化,它通过发展和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军队的信息能力,并通过创新体制编制和作战理论以提高军队的一体化水平,从而更好地发挥军队的机动力和火力。大致说来,新军事变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创新、一个转变”:

四个创新:一是创新军事技术,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主要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开发新的信息化武器系统,同时对现有的机械化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发达国家军队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和部分信息化。2000年,美军陆军信息化装备的比例就已经占到50%,海军、空军达到70%以上。目前,西方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的信息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火炮和主战坦克近30%,先进战略轰炸机、战斗机和电子侦察等飞机达到约60%,天基系统为70%以上,指挥控制系统高达近90%。二是创新军队的体制编制,促进信息的快速流动和作战行动一体化。通过压缩常备军规模,裁减一般部队,增编高技术军兵种部队,使军队向小型化、多能化、一体化发展。重点建设便于灵活组合的中小型模块式部队,建立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作战指挥体制。美军1994年着手组建了第一个数字化师(即在伊拉克作战中没派上大用场的第4机步师),2000年后又陆续组建航空航天远征部队、海军陆战远征部队和三军作战力量混编的常备联合特遣部队,逐步增大了信息化部队的比重。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指挥体制上开始改变各军兵种分别指挥的方式,由联合作战中心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在保障体制上改变了以往逐级实施的方式,由后方基地精确投送到前沿部队和分队,美军称之为“聚焦后勤”。三是围绕发展作战方式来创新作战理论,以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优势。美军非常重视发挥创新性军事理论对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引导作用,所推崇的非接触、非线性作战不再像机械化战争那样逐次突破推进,而是借助卫星、侦察机等对敌方战场进行全面监控,注重发挥远程精确打击兵器的威力,一开始就超越防御地带和自然地理屏障,直接对战役和战略纵深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力求尽快瘫痪对方的整个作战体系。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采用的“快速决定性作战”,就是对非接触、非线性作战理论的实际运用。目前,美军正在围绕网络中心战理论,加紧建构新军事力量体系。网络中心战是指利用以计算机系统为核心的高度智能化的综合网

络,把地理上分散的各种作战力量融为一体,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力量优势和时间优势,通过自适应、自协调的一体化作战,达成作战目的的一种新型作战方式。美军强调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网络化部队”。四是创新军事管理,以确保军事建设和军事力量运用的高效益。美国把国防部转型作为军事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明确国防部内部处理公务方式和程序改革是国防部转型活动三个重点领域之一,以产生适应 21 世纪安全挑战要求的及时效果。国防部目前正在进行公务和计划制定转型,强调其计划制定必须更加讲求效益、面向未来、基于能力,特别是要鼓励形成一种由创造性和明智的冒险精神组成的文化氛围,使人们表现得更像风险企业资本家,而非政府官僚。

一个“转变”,就是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它是上面三个“创新”导致的最终结果和集中体现,突出地表现为:一是战场空间日益扩展。过去的机械化战争是陆、海、空三维战场,今天已是陆、海、空、天(太空)、电(电磁空间)多维战场。二是战争节奏加快、持续时间缩短。海湾战争打了 42 天,科索沃战争打了 78 天。“打伊倒萨”只打了不到一个月。三是战略、战役、战术行动融为一体。通过对要害目标特别是首脑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直接达成战略目的。四是制信息权成为争夺战场主动权的焦点。在机械化战争中,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关键,在信息化战争中,没有制信息权,就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五是战场前方与后方的界限日趋模糊。战争一开始就在全纵深展开,国家战略资源和要害设施的防护问题空前突出,全社会民众的战争意志坚强与否空前重要。

新军事革命虽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展现了它的功效,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 40 个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在开展新军事变革。未来 20 年左右,世界新军事变革总体上将加速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军事变革,在变革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发展趋势:一是高新技术装备将不断出现。随着新技术如纳米技术、隐身技术、定向能技术等取得更大突破,一批更加高效的新型武器,特别是新概念武器将陆续出现,并对军队和战争面貌产生巨大影响。二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将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进。军队的信息化过程,大致包括局域数字化、网络链接化和高度智能化三个阶段,目前发达国家军队正处在由数字化向网络化发展的阶段。三是军队转型将全面展开。以美国为例,从五角大楼到各个军种,都制定了加速推

进军队转型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总的目标是要在 2050 年前最终建成完全信息化的军队。四是太空将成为新的战略竞争制高点。目前已有 20 多个国家正在实施航天发展计划,未来一旦作战双方都拥有了天基信息系统和能在太空实施主动攻击的武器系统,真正意义的天战就会出现,届时争取制天权将成为制信息权的前提,成为整个战争体系对抗的新的制高点。上述趋势表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推进速度将越来越快,各国的发展水平有可能越来越不平衡,那些起步晚、发展慢的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

新军事变革对我们既是一次机会,又是一次空前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浪潮,我们已经汲取此前各次军事革命的经验教训,勇敢地投身于这股洪流之中,及时启动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从近几年的变革实践看,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在取得历史性进步,但中国军队迄今所进行的改革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二) 军事革命一般特征和发展规律

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都与其他各次军事革命不尽相同。有人将上述六次军事革命分别称之为火器革命、民主革命、管理革命(总参谋部)、机械和科学革命、大规模毁灭武器革命和信息化革命,就是对各次军事革命突出特征的概括。然而,在这种个性差异的背后,它们又存在着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也就是军事革命的一般特征。

第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往往要引起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变化的程度和先后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军事革命在军事领域各方面引起的变革,一般都不是局部的量变,而是全面的质变。但这种全面的质变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原来的一切,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扬弃运动。

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中,人们可以看到,涉及军事基本面貌的几个大的方面,如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人员素质、教育训练、作战方式以及军事理论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就其中的某一因素而言,在经历每一次军事革命之后,往往都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事实的考察和认识,中外研究者对军事革命提出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定义。宋人杰说:军事革命就是“武器、战术、兵制,悉行改革一新”。他因此